

豫章黃先生文集

二

豫章先生文集
卷之二
目錄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七

黃庭堅魯直

記十四首

仁宗皇帝御書記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閬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忠州復古記

吉州廬陵縣今題名記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河陽揚清亭記

東郭居士南園記

大雅堂記

松菊亭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呂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
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遽生
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
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
之好平居時 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
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
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
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
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 昭陵
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霑涕後
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踴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
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
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巨
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
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論著如此譽天
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子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子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子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揆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爲令曹君爲吏

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
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
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敘事而曹
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貧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
藏其雇庸之奇以爲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
趣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
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
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墮墮亦王君之力
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
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
鄒君曰講堂者利以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
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
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
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
貴老出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
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
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
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

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
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
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
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
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官室不能風
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
城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
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
爲濫強有力者罵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
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
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
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子記之會
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
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
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
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
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

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皆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子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徵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藥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

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魚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爲閬中太守知學問爲治民之源知恭儉爲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某某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爲魚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懃戢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

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斑斑見於載籍無
名山大川以爲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
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焦
悴甚於它州 真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
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
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
地產瘠國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爲州在國北門
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
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
一月詔用扶風管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
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遑
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郡水
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爲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
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
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
思所以爲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
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
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

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
涇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
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
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
天地不能持乂也未同而言魯肩詢笑苟可以
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
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
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
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
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
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
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
一日志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鑄石
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
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
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
者也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一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方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陋塵濛蜘蛛絲隅角黠闇鳥鼠之宅而爲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修竹實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爲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爲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爲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爲吏牘所埋沒不得

出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鉅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旣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旣嘉王人賢又以爲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笑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夫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爲得失顧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且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急事者以四公俱賢圖

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鄴州刺史南華劉晏
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劄輿中書侍
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
致仕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
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
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三年正
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
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
飢鉏治茲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
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
籠小駭吏群訐於部使者聖涂不爲變且歎曰
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
察其爲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咨
問故老訪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
蓋士安即賜死而苟與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
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
遷故爲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
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

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
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
一竹皆攷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枝數百株移木
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聖涂乃以
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鯨寡之
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
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鯢鯢然
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蘇
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
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適能慨
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
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
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爲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
縣當刺史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祇承錄判將
校事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於今戶籍號

稱七萬刺史府官屬與唐體勢不同所以病令使政難工者猶不除也故廬陵令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焉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月官資以能右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疑識今令陳適用汝器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熾惡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爲人下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爲政老對吏縛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羣者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焉君以來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爲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爲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雇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

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略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爲用決訟失其情或虜略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爲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麝臍以百計市蜂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爲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烏獸駭而奏箚中矣至今得其人櫛垢肥瘠民以按堵而異時號爲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爲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攝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爲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事舉以詔條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壙如櫛不鄙夷其民子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興文懲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爲後觀而屬余記之子產曰抑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興

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今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蔣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奔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黃庭堅曰子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僊

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厲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子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皇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極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鵲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

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火
守驛道多虎峭澗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
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
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
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
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
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儼福
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
有屈軼指佞萑莆扇庖蕘蕪紀曆蠅竹生律既
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特
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
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
之科故其氣燄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
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
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
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
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楊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
曆中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
相傳以爲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
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
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十年來者不嗣堦垣汙
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縣事高
元敏求父吏事虐戾敏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
開園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
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掄前人之善也土木之
功不若前人愛民力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
文於予予爲作詩詩曰
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
爲邦民不吏賊吏姦輒得有距有鈞去其螟蠹
麥禾旣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
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
賓贊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遲女桑孔時高侯
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蒿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愠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並耨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逐無隄之欲又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揔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繚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

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駢心亨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僊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子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士者莎鷄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攫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壻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慙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劒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子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手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曹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

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
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
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
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
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
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
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
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
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
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
意味闐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
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
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
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
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
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
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
哉反諸身而已鍾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
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
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
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
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
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
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
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適然笑曰韓子真知
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子今將
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
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
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
卹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
以拊宗補耕助歛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
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
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怒入而
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

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
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
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
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
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
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盡又使子弟
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
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裏淵明之菊露可以無
愧矣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七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十八

黃庭堅魯直

記十四首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自然堂記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棟寄欄市井犬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令東西序爲僧舍八區以其六爲律院以其二爲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奏詔選舉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寂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爲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爲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永邦來乞予

記予見邦之爲藏經其物料無苦調護墨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費而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溼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茫乎昧乎物故萃乎予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其妙趣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予勉之藏成予爲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旣歿總公之世而經續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枘鑿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爲廣夏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骨竊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何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何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棲遲葦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揚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野夫獻地焉山之勝絕處也萬金買之以爲書堂時方多故未暇會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於富貴然語其舊僚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爲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爲之亦推野夫獻地爲己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莢瀑布者也及

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榻與畫象存焉太平興國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常以行義耆老至善暹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上橫行暹道者也於是開光始爲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技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東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痰癰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賓客之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常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方之

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

燕居而王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忘邪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眞子爲世界主佛母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邪雖然廣明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

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強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我將袁東溪之某縣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簪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蓋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邪欲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江西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內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內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來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戶籍而單于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爲童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末山谷以憂居里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往來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嘗道雲巖初無藏經慨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行不能感人論者紛紛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韶陽老人得道於黃龍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